

蛙声鼓鼓

吴旦

夜晚刚刚安静下来，一袭月光忽于朦胧中点亮了窗外。河上轻雾弥漫，丛丛青草在睡梦里响起鼾声，银白的水流行色匆匆。推开窗户，春天的蛙鼓已响成一片。这是不可抵挡的春天的声音。

我喜欢这些声音，包括铺满四下的草木的鼾声，包括河床里哗哗的声响，以及即将接踵而来的夏虫的低吟浅唱。

蛙声鼓鼓的夜晚，其他的声音都不再令我关注。只想搬一张椅子，捧一杯清茶，在半掩的窗前专心去听河畔的蛙鸣：它们从流着浅水的石圪垯里，从晚风吹拂的水草间，从幽暗的灯光缝隙里，从细如羊肠的小路上顽强又虚弱地传来，有的从容，有的慌乱，有的孤单，有的亲密，有的舒缓，有的急切，有的连成此起彼伏的一片，直到渐渐具备了气势，化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，一点一点弥漫了心间。听着听着，忽然就忘了身在哪里，忘了身外的行人和匆匆的车流声……

思绪翻飞，一如夜晚黑色的蝴蝶。它扇着薄如蝉翼的翅膀，鼓着一对细长的眼睛对我说话——我知道它的意思，它是在怪我还不够安静，还没有在这样的夜里得到足够的抵达和沉醉。

杯中的茶已冷了下去。起身关了灯，坐下，闭上眼睛，复去听那些河畔的声音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那蛙声竟又似忧郁的板鼓，似悠长晚钟，似惊慌奔逃，似犹疑叹息，似越来越遥远和浓密的乡愁……

那是童年的一个个夜晚，夜幕正一点一点打开，星星刚刚睁开眼睛。我搬了小凳子坐在堆满草垛的打谷场上。牛棚里那头黑色的水牛一连串地打着响鼻，大伯家的那只黑狗在脚边转悠了好一会，看我不理它只好无趣地离开。母亲还在地头忙碌。晚风吹着，送来稻田里泥土的气息。前不久才插下秧苗的稻田里，已然青乎乎一片。

蛙声先是从西边稻田里响起的，呱呱，呱呱呱，一声，两声，渐渐蔓延到南边的水渠。紧接着东边也有了动静，三只、五只、几十只，领唱的、伴唱的、起哄的，爆

豆般搞起了大合唱。这些不同领地的青蛙们可真有志气，它们谁也不服谁，谁都想胜过对方，直到两边的声音快要发展到阵前对垒短兵相接都不肯后退一步，完全顾不上打谷场上还有一个观战的我。也好，鹬蚌相争，



春水 方华 摄

渔翁得利，一不小心就让我看了场热闹。听，这会儿西边的正拼了命地要将东边的声音压下去，东边的也不甘示弱，几百只青蛙在扑通扑通的水声和稻叶里一齐鼓着腮帮子吹响号角。还没分出来输赢呢，中间稻田里的青蛙又凑起了热闹，煽风点火将两边的声音连为了一体。还有更想不到的，老屋后的池塘里、屋角的井丛里，后院里关鸭子的水沟中，甚至是老堂轩天井里也有几只青蛙被吵醒了，它们探头一看，也气急败坏地加入战团。刹那间千蛙齐鸣，声震耳鼓，直到连成宏大猛烈的一片。

总有一两个走夜路的人打着火把从田埂上经过。像是忽然被拍了惊堂木，那一处的青蛙们猛地就噤了声。待人声走远才又壮着胆子次第响起，不一会儿就又融入那宏大猛烈的声音里去了。

夜深露重。忙完农活的母亲催着我上床睡觉。不情愿地爬上床，躺在铺满床草的床榻上枕着蛙声进入梦乡。窗外的蛙声依旧猛烈，它们彻夜不眠地奏响合唱，直到黎明东边山洼上露出鱼肚白才渐渐稀落。

那些夜晚，我坐在煤油灯下，透过木格的窗棂往外张望。几只围着灯罩的飞虫还在寻寻觅觅，窗外的纺织娘就拉响了琴弦；野鸟的翅膀划过空气，不知道它们的叫声为什么那么孤单神秘。当然还有蛙鸣。那是春天的夜里响彻整个山谷的声音，伴着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字的声响和一回回朝窗外张望的目光。它们的存在令我的父母不再担心稻田里害虫的侵袭，也令我在一个个做着梦的夜里睡得踏实和心安。

回忆里还有什么？童年的倾听里有多少懵懂和萌动？少年的光阴里又隐藏了哪些期待？灯火下的夜读和张望里，留在心上的印记又还有多少找不到答案？

那只黑色的蝴蝶告诉我：那早已是过往，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正如眼下这河畔的蛙声，尽管它们依然还在鸣唱，却早已不再是曾经熟悉的声音。

红蓼我心

潘新日

开始是没有注意到红蓼的，它一蓬一蓬地生长，那么悄无声息。也难怪，压根就不知道它叫红蓼，随处可见，也就见怪不怪，就无视它的存在。

初秋的阳光狠毒，拔草的时候，需要找个有阴凉的地方躲着，红蓼就成了我们的伞。也是出于好奇，我们有时候忍不住掐断它的枝条拿着玩，却不知那家伙竟然是辣的，擦汗的时候，不经意间碰到皮肤，才感觉到皮肤辣乎乎的凉。

燕林更惨，眼睛被它辣着了，他站在田里哭，一边哭一边用手揉眼睛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越揉眼睛越受不了，眼泪“哗哗”地流。最后，还是在田边放牛的李大牙赶过来，用湿毛巾擦了擦，才减轻了疼痛。

燕林的哭声停止了，我们才长了记性，知道红蓼不好惹。李大牙一脸坏笑，告诫我们不要小看了这种草，它“毒”得很，连苍蝇、蚊子都不敢沾，何况人呢？我们知道李大牙是在吓唬我们，但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毕竟，大家都吃过它的亏。

很多时候，我是看不起红蓼的。改变我看法的是我母亲。三伏天晒酱，红蓼成了主角之后，我才明白大自然里世间万物，每一样都有它的作用。

大清早，母亲把炖好的黄豆拌上面，摊开在竹匾里，在上面盖上一层红蓼。母亲说：“盖上红蓼，是为了让拌面的黄豆更好地发酵，长好益生菌。”具体说，就是让黄豆裹上一层霉菌。红蓼可以避苍蝇和蚊子，酱出来的酱豆也干净。

其实，我看见有很多红蓼的叶子在干枯后，掉进霉豆里。可母亲不管，只管把它们一块下水，放上盐，端到墙头上暴晒。为了防止生蛆，或下雨进了生水，父亲特意找了块大玻璃，盖在上面。

可想而知，在伏天的阳光照射下，酱盆里很快就弥漫出酱的香味。有时候，忍不住，爬上墙头观看，隔着玻璃，可以看见上面起了一层厚厚的带着油的盐霜，还有红蓼细细的黑色的嫩叶。

香，把红蓼带了进去……悠悠百草，红蓼我心。红蓼的心是自由的，它的命运也是自由的，它无忧无虑地生长，没有任何干扰，不像其他的草，时常会被牛羊或其他动物吃掉，或啃去茎叶，而它却是安然的，完整的，一点都不会担心自己遭到破坏，它一生的境遇都是围绕成长进行选择。虽然身影有些孤独，却是和生机勃勃站在一起的。

我们和红蓼原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，不会在意它的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属于看一眼就过去的那种，可是有一天，我们发现李大牙扛着一大捆红蓼往家里走，生怕我们看到似的，我们立即明白了一切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没有烧的，做饭用的柴禾急缺。李大牙为我们寻找到了最好的柴禾，我们自然不会放过。

赶紧跑到家里，拿上镰刀、绳子，向红蓼涌去。秋后的红蓼已经干枯，叶子落光了，一大蓬一大蓬地立在田野里，很好找。

一镰刀下去，红蓼的根被砍去大半，再砍上两镰刀，红蓼就倒了下去。也顾不上其他的，只管砍，只管挥舞镰刀，对红蓼大开杀戒。还好，我们都抢到了很多红蓼，背是背不动的，只好找来架子车拉了。

自然，那天是我们最得意的时刻，比傻乎乎的一镰刀、一镰刀地砍柔软 的枯草强多了。

李大牙真是 个精明的家伙，他没事的时候，老往我们家跑，站在红蓼堆边揉红蓼头，也就是红蓼的果实，开始，我们是不屑一顾的，认为他神经兮兮的样子，不值得 捧他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揉的红蓼籽，都卖到城里，当作酒醉的原料，大挣了一笔。这家伙，真是防不胜防。

好在，他给我们送了几包酒醉，省了过年做糯米酒的开支，也算拉平了。

祖母是做酒糟的高手，全村子的人都会请她做。过年的东西，当然要慎重，年关祖母的日程里，总是排着队的。她做的米酒，绵甜悠长，酒味十足，是满满的乡村记忆，童年的味道，深受村里人的喜爱。

这其中，红蓼就是它的魂。红蓼我心，它青葱时的辣，结到籽上，便是我们发酵的乡情，永远永远……

